

美術叢書

四集第~~五~~<sup>六</sup>輯四~~一~~册

四集第六輯

美術叢書

神州國光社刊



辛亥子丑春初刊戊辰十月復印

民國廿五年夏三版重訂續完

四葉策六轉

軒輅園光岳軒

376643

昭和 13.8.26

美術叢書四集第六輯目錄

書勢

程瑤田

筆法記

荆浩

書畫目錄

王惲

南田畫跋

惲格

銅仙傳

徐元潤

水坑石記

錢朝鼎

清內府藏繡書畫刺錄

紫紅

新內御燕齋書畫陳列

常 珠

水滸江流

繪 卷

龍舟競渡

繪 卷

龍舟競渡

繪 卷

龍舟競渡

繪 卷

龍舟競渡

繪 卷

龍舟競渡

繪 卷

美濃縣立國史館六部目錄

書勢

歙縣程瑤田撰

虛運

書之爲道虛運也若天然惟虛也故日月寒暑往來代謝行四時生百物亘古常爲也然虛之所以能運者運以實也是故天有南北極以爲之樞紐繫於其所不動者而後能運其所常動之天日月五星必各有其所繫之本天常居其所而後能隨左旋之天日運焉以成昏旦書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是故書成於筆筆運於指指運於腕腕運於肘肘運於肩肩也肘也腕也指也皆運於其右體者也而右體則運於其左體左右體者體之運於上者也而上體則運於其下體下體者兩足也兩足著地拇踵下鈎如履之有齒以

刻於地者然此之謂下體之實也下體實矣而後能運上體之虛然上體亦  
有其實焉者實其左體也左體凝然據几與下貳相屬焉由是以三體之實  
而運其右一體之虛而於是右一體者乃其至虛而至實者也夫然後以肩  
運肘由肘而腕而指皆各以其至實而運其至虛虛者其形也實者其精也  
其精也者三體之實之所融結於至虛之中者也乃至指之虛者又實焉古  
老傳授所謂搨破管也搨破管矣指實矣虛者惟在於筆矣雖然筆也而顧  
獨麗於虛乎惟其實也故力透乎紙之背惟其虛也故精浮乎紙之上其妙  
也如行地者之絕跡其神也如馮虛御風無行地而已矣

中鋒

中鋒者作書之體也其用偏鋒焉而已矣夫書之成成於筆也成於筆其鋒

安得而不偏然則中鋒不在於筆乎曰在筆哉鋒者筆鋒也無筆安得有鋒然則何謂中鋒也曰執筆焉耳矣執筆何以謂之中鋒也曰執之使筆不動及其運筆也運之以手而非運之以筆惟其然故筆之鈍者而可以使之銳筆之銳者而可以使之鈍是故筆不動其鋒中焉及其運之以手而使其筆一依乎吾之手而動焉則筆之四面出其偏鋒以成字之點畫然則鋒之偏者乃其鋒之中者使之然而其四面錯出依乎手之向背陰陽以呈其能者乃其鋒之中者使之不得不然故曰其用偏鋒焉而已矣吾嘗驗之天焉建極者猶筆鋒之中焉者也其左旋也猶筆鋒之偏諸左其右旋也猶筆鋒之偏諸右匪偏以運之安能行四時而生百物也又嘗觀於射矣正厥志真厥體以持其弓矢非猶夫筆之中其鋒者乎其持弓矢也則必左支右詘而後



發非猶夫筆鋒之用其偏焉者乎如曰中其鋒而已矣則是射者不必左支右詘而曰吾之志已正吾之體已直矣是猶夫天建其極不左右其旋則終古爲不動之天其何以使四時錯行日月繼照而生百物也昔有能拳勇者語余曰吾之行拳也兩足之形以爲丁之字而非丁也爲八之字而非八也吾師之教我命之曰不丁不八如射者前後足之爲距隨也然其初則不使余卽行拳亦不使之卽爲是足曰爾其姑爲騎馬之勢方其足必拇踵之齊慮其遽爲丁八之形而偏之爲厲也然後令余屈膝而鉤諸內乃平余髀匪平斯痠乃藏余尻匪藏斯敗植余要呂母令傴僂開余膺肱毋使結轡手余顛頤令壓而下之以至於脛縮其身之長三分斂一以爲正下其氣以實余腹聚其力於兩足若將掣其地以相從於余之足也令余爲是勢日凡四出

焉以辰午申戌爲之候如是者數月而勿使余行拳焉且曰而知行拳以手而不知行拳之本在足也而知不丁不入之足之行拳而不知不丁不入者之所以運其方而齊之之足也余聞其言而躓之曰此余體用中偏之說也此余以實運虛之義也世之言中鋒者不知用之以偏而但曰中耳及其無可奈何乃以指撚其筆使之轉焉以就其一面之鋒則其所謂中者其名而實則依違於其偏鋒之一面豈知四面偏出者之爲運其中鋒乎

結體

真書謂之隸書固也然隸書自秦時已有之吾謂其結體歷世相因不無損益有必不可得而同者矣溯本窮源或曰秦羽人上谷王次仲變蒼頡書爲隸書或曰秦上邽人程邈刪古立隸文然其書不可得而見也淳化閣帖中

收邈書卽鍾王真書體與古文懸隔安得謂刪古立之者遽能爾耶是故居今日而欲爲真書數典亦幾忘其祖矣其大宗則鍾繇之數表王羲之之樂毅論黃庭經曹娥碑東方朔畫讚告誓文王獻之之洛神賦十三行智永之千字文諸刻是也書之結體舍此將安歸乎博我以文則歐虞褚陸其嫡派

已

陸爲陸東之姜宸英書譜所定唐四家如是言其未變二王家法也

間嘗揚摧論之其於六書象形指事之

義有不能盡同者其所不同則如鑿柄方員之不相入轅轍南北之不可以相逢也必欲強而同之是欲同小篆於古文豈可得乎○之象形員也而小篆方之。一指事指其上下而已篆文則岐其所指之畫求六書之義於小篆已如耳孫之於鼻祖知其名而不可以得其貌矣而欲以真書同之豈其然與止戈爲武也其上必不能象戈形反正爲乏也其下必不能反止字無

已則爲大小篆而後可爲古文而後可若猶是真書也必遵鍾王之法就歐虞褚陸之範不然魏上尊號奏鍾元常書故在也已非古文矣已非大小篆矣已變而趨於簡易矣非夫刪古所立者之遺乎乃其真書之結體又必與其上尊號奏異者豈矜其多能哉鍾繇羲之文章卓絕品藻該洽豈其於六書之義如後人之昧昧者而必破其體而不肯溷而同之亦可以知其故矣

### 點畫

昔人傳八法言點畫之變形有其八也問者曰止於八乎曰止是爾非惟止於是又損之則二法而已二法者陰陽也嘗試論之點畫者生於手者也手輓之而向於身點畫之屬乎陰者也手推之而麾諸外點畫之屬乎陽者也一推一輓手之能爲點畫者如是舍是則非其所能也然則何以有八乎手

之推輓也其小動也由於指放之由於腕又放之由於肘其大動也則由於肩焉由於身焉故其開合屈伸一推焉而形凡數變一輓焉而形凡數變故輓之形寫於紙其變八推之形寫於紙其變亦八何以推輓皆有八形之變也今夫人之立而四顧也前後左右四方也而前後皆有其左右左右皆有其前後合之則八方也其寫於紙也亦若是則已矣是故吾輓而寫之則右旋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此者八形也吾推而寫之則左旋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此者亦八形也左旋者用其四而逸其四右旋者亦用其四而逸其四曷爲乎左右旋之皆必逸其四也順乎我者我能爲之我能用之也不順乎我者我雖能爲之而弗能用之也是故陰之畫四∖側也□努也∨掠也△啄也皆右旋之運於

東南者也陽之畫四□勒也◁趨也∕策也\磔也亦左旋之運於東南者也其運於西北者則皆不能用也何也吾之手生於身之西北故能卷舒於東南若連蟠其手而使之運於西北強而行之縱譎怪橫生君子弗由也因其自然盡其能事點畫之變形亦運之以天而已矣言畢客有笑於列者曰子言右旋之畫用者四東北也東也東南也南也左旋之畫用者四東北也東南也南也西南也相較焉則陽逸其東陰逸其西南西南之逸無論已而逸其東焉無乃與子所謂手能卷舒乎東南之說相戾乎余聞之瞿然如有所失徐而思之乃對客曰善哉乎客之問也昔人所傳八法魏晉以前之隸書非今之隸書今之隸書不同於昔之隸書也故別之曰真書真書則併客之所謂逸者而用之其左旋之東畫∟則如乙字之末筆是其右旋之西南

畫、則凡垂末縮縮筆小頓焉不折而爲趯者皆是微客言余說弗能全矣  
豈惟余說之弗全也使真書點畫之變形逸其二焉而弗全也然則真書筆  
法十自客言定之也夫然則輓而寫者八畫用其五而逸其三其逸者西也  
北也與西北隅也推而寫者八畫用其五而逸其三其逸者亦西也北也與  
西北隅也夫然則是手生於身之西北真弗能連蟻之使之運於西北矣乃  
復爲之圖以明之、其右旋用者五畫如是、其左旋用者五畫如是

頓折

陰生於陽陽生於陰此天地之化消息之道也文字得之而爲頓折焉山嶽  
之起伏江河之瀾淪草木之苑舒燕之睇鴻之賓莫非一消一息者然未有  
舍頓折而能爲其道者也故凡六經之文以逮於左史莊騷披其冊而讀之

莫不起伏如山嶽瀾淪如江河苑舒如草木如燕睇之降將以爲陟也如鴻  
賓之南將以返北也所謂一頓一折之道也屬文則然其於作字也安得而  
不然嘗試論之側 ㄣ 努 ㄥ 掠 ㄨ 啄 ㄩ 點畫之屬乎陰者也而必始於陽陽頓  
而陰折也勒 ㄥ 趨 ㄨ 策 ㄨ 磔 ㄣ 點畫之屬乎陽者也而必始於陰陰頓而陽  
折也有努與趨相連者 ㄩ 有努與勒相連者 ㄣ 先陰而後陽也陰頓之而陽  
折之有勒與啄相連者 ㄨ 有勒與努相連者 ㄣ 先陽而後陰也陽頓之而陰  
折之掠陰也其出鋒也必再接再焉 ㄣ 是謂重陰磔陽也其出鋒也亦必再接  
焉 ㄣ 是謂重陽然陽不能生於陽其將出鋒也必頓之而後折而出焉 ㄣ 則  
是陽必生陰乃以陰生重陽也陰不能生於陰其將出鋒也必頓之而後折  
而出焉 ㄣ 則是陰必生陽乃以陽生重陰也凡此皆陰陽點畫之連而不斷



者也若夫點畫既斷錯聚成章而其氣脈無不相連則亦必具陰陽頓折之道如上所云云者蓋一以貫之無二致焉夫然則一字之結體若八音之相宣噉如也亦繹如也

書勢終

筆法記

荆浩

太行山有洪谷其間數畝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鉦山四望迴迹也大巖扉苔徑露水怪石祥煙疾進其處皆古松也中獨圍大者皮老蒼蘚翔鱗乘空蟠蚪之勢欲附雲漢成林者爽氣重榮不能者抱節自屈或根出土或偃截巨流挂岸盤溪披苔裂石因驚其異遍而賞之明日攜筆復就寫之凡數萬本方如其真明年春來於石鼓巖間遇一叟因問具以其來所由而答之叟曰子知筆法乎曰叟儀形野人也豈知筆法邪叟曰子豈知吾所懷邪聞而慚駭曰少年好學終可成也夫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曰畫者華也但貴似得真豈此撓矣叟曰不然畫者畫

也度物像而取其真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爲實若不知術苟似可也圖真不可及也曰何以爲似何以爲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凡氣傳於華遺於象象之死也謝曰故知書畫者名賢之所學也耕生知其非本翫筆取與終無所成慚惠受要定畫不能叟曰嗜慾者生之賊也名賢縱樂琴書圖畫代去雜慾子旣親善但期終始所學勿爲進退圖畫之要與子備言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立形備遺不俗思者刪撥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時因搜妙創真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如動墨者高低暈淡品物淺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筆復曰神妙奇巧神者亡有所爲任運成象妙者思經天地萬類性情文理合儀品物流筆奇者蕩跡不測與真景或乖異致其理偏得此者亦爲有筆無思

巧者雕綴小媚假合大經強寫文章增邈氣象此謂實不足而華有餘凡筆有四勢謂筋肉骨氣筆絕而斷謂之筋起伏成實謂之肉生死剛正謂之骨蹟畫不敗謂之氣故知墨大質者失其體色微者敗正氣筋死者無肉蹟斷者無筋苟媚者無骨夫病者二一曰無形二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於山橋不登於岸可度形之類是也如此之病不可改圖無形之病氣韻俱混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刪修子旣好寫雲林山水須明物象之原夫木之爲生爲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疏匪青匪翠從微自直萌心不低勢旣獨高枝低復偃倒挂未墜於地下分層似疊於林間如君子之德風也有畫如飛龍蟠蚪狂生枝葉者非松之氣韻也柏之生也動而多屈繁而不華捧節有章文轉隨曰葉如結

綫枝似衣麻有畫如蛇如素心虛逆轉亦非也其有楸桐椿櫟榆柳桑槐形質皆異其如遠思卽合一一分明也山水之象氣勢相生故尖曰峯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間崖下曰巖路通山中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其上峯巒雖異其下岡嶺相連掩映林泉依稀遠近夫畫山水無此象亦非也有畫流水下筆多狂文如斷綫無片浪高低者亦非也夫雲霧煙靄輕重有時勢或因風象皆不定須去其繁章採其大要先能知此是非然後受其筆法曰自古學人孰爲備矣叟曰得之者少謝赫品陸之爲勝今已難遇親蹤張僧繇所遺之圖甚虧其理夫隨類賦彩自古有能如水暈墨章興吾唐代故張璪員外樹石氣韻俱盛筆墨積微真思卓然不貴五彩曠古絕今未之有也麴庭與白雲尊師氣象幽妙俱得

其元動用逸常深不可測王右丞筆墨宛麗氣韻高清巧寫象成亦動真思  
李將軍理深思遠筆蹟甚精雖巧而華大虧墨彩項容山人樹石頑澀稜角  
無隄用墨獨得玄門用筆全無其骨然於放逸不失真元氣象元大創巧媚  
吳道子筆勝於象骨氣自高樹不言圖亦恨無墨陳員外及僧道芬以下蟲  
昇凡格作用無奇筆墨之行甚有形蹟今示子之徑不能備詞遂取前寫者  
異松圖呈之曰肉筆無法筋骨皆不相轉異松何之能用我旣教子筆法乃  
齋素數幅命對而寫之叟曰爾之手我之心吾聞察其言而知其行子能與  
我言詠之乎謝曰乃知教化聖賢之職也祿與不祿而不能去善惡之蹟感  
而應之誘進若此敢不恭命因成古松贊曰不凋不容惟彼貞松勢高而險  
屈節以恭葉張翠蓋枝盤赤龍下有蔓草幽陰蒙茸如何得生勢近雲峯仰

其擢幹偃舉千重巍巍溪中翠暈煙籠奇枝倒挂徘徊變通下接凡木和而不同以貴詩賦君子之風風清匪歇幽音凝空叟嗟異久之曰願子勤之可忘筆墨而有真景吾之所卽石鼓巖間所字卽石鼓巖子也曰願從侍之叟曰不必然也遂亟辭而去別日訪之而無蹤後習其筆術嘗重所傳今遂修集以爲圖畫之軌轍耳

筆法記終

序

登崑崙之墟者知宇宙之大臨滄海之湍者見魚龍之富故達人大觀必於物之所萃而致意焉乃能窮古今之變極天下之觀否則與管窺等耳若夫歷代之法書名盡唐以太宗嗜好之篤宋以徽廟耽湏之甚搜訪百至品第裝潢比三代傳寶至陪塋昭陵秘藏內殿仍置官典校署之曰祕省何其崇哉當時自非寵錫貴近賜觀諸王思欲髮首一闕胡可得已且唐迄今五百有餘歲幸而存者又無幾唐亡而五季宋殘而金源氏金滅而國朝興其間兵亂相繼散亡劇燼又不可勝紀聖天子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勅平章太原張公兼領監事仍以故左承相忠武史公子杠爲之貳尋詔許京朝士假觀予適調官都下日飽



食無事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閣披閱者竟日凡得二百餘幅

書字一百四十一幅盡八十一

幅怡然有所得冲然釋所願精爽洞達滯思爲一據所謂升崑顛而見洪荒

之大俯溟渤而駭光怪之多也嗚呼三光五岳之氣縕網盤礴發於人爲精華傳於代爲英物以數百載萃聚韞藏之盛積而爲崇丘滄而爲淵府一旦顛顛然拭目而觀可謂千載一遇也因念人與事機其會與否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謁平章張公

名易字仲太原人

於府第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

櫃示予皆彩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祕所有璀璨輝赫與夢中所見者盡

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畫目錄序

書畫目錄

元王 惲撰

王羲之四月枕

四十字

獻之三帖

一洛中二佳音三北間

王羲之與謝安石評書帖後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用功安有不絕出於古  
今者邪羲之與安石冠王謝首所爭若此况它哉蓋帖中有云自於山谷中  
臨學鍾氏張芝等書二十餘年竹葉樹皮山石松木不可知數至牋縠藤紫  
反復書之佳者收採自書皆記不能得而云此公何時用功夫深不達耳

獻之鄱陽帖

右軍威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蘇大簡家崇寧癸未襄陽米芾

審定真跡其圖書有祕玩手臨

智永禪師臨右軍四帖後東坡跋云口書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謂必能名之者過也予觀祕閣墨跡皆唐人硬黃臨本但得臨本皆可蓄惟鵝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熙寧五年子瞻書

褚遂良臨黃庭南唐昇元三年裝褙紙則黃硬

米芾學右軍書并論其筆法後一幅亦學右軍書退之詩俗書趁姿媚此公不爲山鼓發想亦見此等物耳

獻之草洛神賦紙極殘缺向明視背萬碗縱橫

謝安東山帖

右軍快晴帖米襄陽臨本

蘭亭五言帖后跋云唐虞世南臨本

晉王恬帖三十一字

晉王敦帖作草聖書皆晉史中語

獻之書洛神賦后有梁普光間題跋云唐人臨本不名何人

獻之書陸士衡文賦

鍾太傅墨蹟議事表後錢惟演范堯夫薛祖道題錢文僖公題尙父嘗寶此

帖尙父請忠懿王鏐也

唐人書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泰和二年三月司封員外

郎柳公權記

唐玄宗賜道士李涵光勅

李陽冰墨跡篆侍御帖上有李後主合同印

李陽冰篆二十六字后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體絕類黃庭經時開成三年也

高聞上人詫得韓序帖后有韓琦劉敞富弼歐陽修宋敏求題云此卷蠟紙書非摹本也歐云如此韓公稱實錄云書系顛草

歐陽率更帖二臨本度尙帖襄陽寶定珍迹秘玩

智永禪師春雨帖真草千文墨跡

唐相李澄連句帖后跋云筆勢似李北海

李北海毒熱帖臨本李邕手簡后題觀者黃魯直張淳休邵鯨王說張舜民

等凡六十九人

僧高閒觀張旭顛逸帖

唐史惟則墨跡篆隸韻系小篆體例修狹后張淳休李公麟跋

李太白醉歸墨跡後自題云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爲我讀之汝  
年少眼明上有四世三公之印

懷素草千文聖遊京師帖論草字帖自敍帖布帘帖上林花發帖

唐高宗以下諸帝墨跡手詔

李北海休休帖

白少傅墨跡六偈子

唐元和大理評事吳通微行書千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拱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筆法似是孫過庭

唐僧亞棲書

吳彩鸞龍鱗楷韻后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卽鬻於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于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泰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

制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

天寶八年製

懷素洛中帖近于洛中得王右丞苔磯靜釣水閣閒棋二畫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清不覺身在其間信精筆感人也如此

李白墨跡送賀八歸越詩

顏書與兄常山太守書乞米帖與宗室李太保勉奉辭帖與盧八倉公快雪

時晴帖二十八字與李太和狀后有唐陳銓印誌祭濠州文

孫過庭墨跡草書譜過庭字虔禮陳留人高宗垂拱二年書徽宗書譜云孫草書皆逼羲獻妙于用筆雋拔剛斷出於天才非積習所可至

孫思邈書計二十一字

坡書洗玉池銘擘窠真書瘦勁神奎閣碑墨跡上清儲祥宮碑墨跡然後書老泉撰商左山云蓋避黨禍故改云

東坡醉書盧仝詩爲團練使書

東坡觀世音贊靖康元年五月書蓋歿前二月絕筆書也

楊凝式小字詩字虛白五代時人號希維居士又云關西老人癸巳人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經招客同飲帖皆唐人書



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鵲詩擘大窠大字墨跡

山谷書繼月帖云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先生云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又云學書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格

山谷爲甥張大同書擘窠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南遷于夔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居兒村側蓬藿柱宇颺颺同逕然頗爲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強尙有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至於風日晴暖策杖蹇蹶雍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時涪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蒂芥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從橫意韻瀟散絕類瘞鶴銘書少陵畫鶴等詩

山谷練湖夜雨草聖瘦藤草聖十三篇辛未人日書皆公詩也草聖贈元亮  
姪兩首草書廉頗傳書韓非子十六篇後跋云姪授萬里來求書法此不急  
務也以萬里來故不能已山谷書一十幅內此君軒詩擘窠大字體極瘦勁  
又起草墓銘一草聖詩二首書王摩詰詩

山谷書一十幅內草聖一爲李華重試南豐鄭熙棗核筆崇寧四年南樓書  
蓋公絕筆也

達觀臺詩草聖六言詩內行書五首皆摩詰王建王介甫東坡詩后自云老  
眼昏花書不能佳如醜婦昏鏡中梳妝以似亦妍耳

蘇才翁草聖少陵二首

蘇氏寶章東坡黃門邁遲等帖遲卽穎濱子也

遠涉帖予二十年前觀於大名魏氏家未敢必爲孔明書及入祕監見宣和書譜乃知宋御府所收爲武侯書明矣

米書黃龍寺碑

宋相張同莫撰

襄陽書一十幅內兩卷佳

蔡襄元祐續帖凡九帖帖帖筆法不同

宋少卿弘道說嘗見李德新所藏碑本云書學之傳蔡邕得之于神人邕傳女文姬文姬傳鍾繇鍾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獻傳獻之獻之傳羊欣欣傳蕭子雲子雲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智永傳智果智果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張長史長史傳顏魯公

古今畫

閻立本畫古帝王一十四名

漢文昭帝 光武皇帝 魏文帝丕 蜀昭烈皇帝 吳孫權 晉武帝炎  
陳宣帝 陳文帝 陳廢帝 後主叔寶 陳文帝 周武帝子文邕 隋  
文帝 煬帝 前宋楊褒家藏後入秘閣富弼韓琦題識其後但文昭帝有  
解云漢文廟樂曰昭德故曰昭文帝又云僞蜀李壽曾立號曰漢興廟諡曰  
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十四帝除漢文陳宣廢帝後主煬帝餘皆袞冕若五  
方帝之儀其曹丕司馬炎容色皆嚴毅可畏其字文邕髯模胡滿額兩顴上  
亦有長鬚下垂

晉顧愷之青牛道士圖

道士即君逢

畫洛神賦

後有梁普光問題跋臨本

吳道子護法善神

閻立本阮孚蠟屐圖老子出關圖老子西升經下虞世南楷書各段事跡

王維山水圖輞川圖驪山圖

韓幹出水馬

李昭訓崆峒山圖

李昭道避暑宮圖

載松牛

李將軍鵝

唐人剪駝馬

貫休竹

韓幹正面馬

韋偃羣衛圖

後主收

唐人化行天竺

荆浩江村早行

韓幹四馬圖

七人解衣下水

李昇水墨滕王閣圖合幅

上畫人物宴集甚盛

張萱界畫宮閣侍女圖及醉女圖

內有以紫色粉塗面者

韓幹三花御馬真跡

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

小李將軍翠微宮圖合幅

一幅畫騎者十四人步者二二幅畫騎者十九人牧馬者十四人

唐將軍霸獵騎圖人物結束類開元初羽林守捉衣雜色錦袍裹方平巾帶長刃兩韃箭左手握弧右抽矢于房驛驢馬豹韉紅錦欄胸鞅同勒有鑣朱絲條鞅馬迅疾始逐獸然筆畫勁硬如鐵屈者御題神品上上

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內懷懿皇后李氏用紫色粉自眉以下作兩方葉塗其面頰直鼻梁上下露真色一線若紫沙霧者後見古今注魏文帝宮人有巧笑者以妬錦絲作紫粉塗拂其面

宋郊天儀仗圖袞冕圖車輅圖

易元吉獐猿蓼花草蟲

揚棊象

黃筓猿

李伯時水墨馬羣馬圖

丘慶餘花禽圖

鍾隱雙禽圖

黃筌碎金圖

崔白梅竹寒雀

李公年桃溪春色

艾宣竹鶴

胡環馬騎契丹人凡畫毛尾取狼毫疏渲

張戡騾馬圖

崔殼江鴨



李伯時着色馬

郭忠恕避暑宮作界畫

黃居寀鹿

艾宣雞冠黃葵杜鵑花圖

崔白秋塘戲鴨

郭忠恕界畫着色宮閣圖

李伯時着色夜遊宮圖

嬪十人奄  
四人皆騎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

李伯時淵明圖

李伯時蓮社圖

趙大年小景

郭忠恕飛仙圖

郭熙秋山圖

書畫目錄終

○  
○  
○

南田先生家傳

從孫鶴生纂

翁名格字正叔一名壽平別號南田而南田筆墨之名特著翁生而敏慧眉目秀朗父遜庵授之書上口卽能解義八歲詠蓮花成句驚其塾師遜庵任理學講經濟崇禎末吏部特薦將以諸生起用而遭變故翁方十餘齡隨父崎嶇閩嶺留落相失旗帥主某愛其聰穎欲子之遜庵旣以緇衣得免偵子在某所其師主媼酷奉釋氏將挈之過靈隱因屬寺僧善言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卽日剃染留寺中媼泣之而去旣歸遜庵卽褫其鞋帽易寬袍大袖督課經傳儒先之書不少貸翁之澹靜高逸蓋本家學爲多翁至孝事遜庵先意順志數十年無怠容遜庵爲復社遺老學問節

概東南碩果四方聲氣奏集翁張筵脂牽寶餞成禮家無遺貲恃筆墨以供而世之知翁者亦多以其畫畫筆得於天性少工山水咫尺千里烟雲萬態多仿黃鶴山樵旣與虞山王石谷交石谷筆意極相似翁顧而嬉曰兩賢不相下公將以此擅天下名吾何爲事此乃作花卉寫生含苞怒放殘英半墮重跗疊瓣渲染皴裂多出意匠尤善會徐崇嗣沒骨法間作一蟲一鳥傳神阿堵刻欲飛動而題語書法兼工故世稱南田三絕婁東王太常愛賞特其屢遣客招致而翁方出遊所至傾慕虛館爭迎不能卽往迨往而太常已病聞其至喜甚請至榻前一握手而後瞑故留館婁東最久商邱宋冢宰開藩於吳禮聘爲布衣交親玩其下筆設色凝思神妙常語人曰憚南田畫吾暗中摸索猶能辨之世多贋作其至處要有必不能贋者爲名人歎賞如此身

沒未十年一縑之貴購數十金又不獨以筆墨重重其品也翁性磊落不事  
生產不知握算稱較銖兩有薄田數畝幹僕管之俟翁遊而歸知其贈貽盈  
笥輒持帳簿夥夥言某年逋賦若干某年貼役若干家食用若干故聒聒不  
已翁纔展帳攢眉推案起曰吾不耐此俗事任汝取所欲去遊裝每數百金  
家人散漫輒隨手盡質翁筆墨者或以富而翁無以爲家翁之卒僅五十有  
八歲

贊曰翁於余爲從祖翁之曾大父余五世祖也以嘉靖丁未進士起家官至  
恭議與王弇州李于鱗友善往來贈答極多翁之文采風流所從來遠矣其  
筆墨世人無知與不知咸重之不論論其詩翁之爲詩也選意必幽擇辭必  
鮮俗塵凡語自然不侵其筆而涉於身世之感悲涼衰颯托寄遙渺意致深

長有未易爲外人道者著若干卷藏於家

...

南田畫跋

武進惲格南田著

第一卷畫筏

佛家之有寶筏覺岸資之繪事之難望洋者卻步先生神毫心運祕籥  
口宣譬諸大願之船許迷津者問渡焉首畫筏

畫有用苔者有無苔者苔爲草痕石迹或亦非石非草卻似有此一片便應  
有此一點譬之人有眼通體皆虛究竟通體皆虛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  
也

文徵仲述古云看吳仲圭畫當於密處求疎看倪雲林畫當於疎處求密家  
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礫破四天下處余則更進而反之曰須



疎處用疎密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筆筆有天際真人想一絲塵垢便無下筆處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  
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同不似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  
香山翁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  
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有所以爲逸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且暮遇之

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雲林樹法分明如指上螺四面俱有苔法皴法多於人所不見處着意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於筆墨不到處觀古人  
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已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妝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

三日不擲管則鄙吝復萌正庾開府所謂昏昏索索時矣

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風也其景則三閭大夫之江潭也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槍公孫大娘之劍器人見其梨花龍翔而不見其人與槍劍也

畫以簡貴爲尙簡之入微則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烟鬢翠黛斂容而退矣高逸一種不必以筆墨繁簡論如於越之六千君子田橫之五百人東漢之顧廚俊及豈厭其多如披裘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獨行西山維摩詰臥毗耶

惟設一榻豈厭其少雙鳧乘雁之集河濱不可以筆墨繁簡論也然其命意大諦如應曜隱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摯峻在汧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魏邵入牛牢立志不與光武交正所謂沒蹤迹處潛身於此想其高逸庶幾得之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礙習之者視爲歧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寬嚴易路然李將軍何難於刁斗程不識不妨於野戰顧神明變化何如耳

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并見此論衡之說獨山水不然畫方不可離圓視左不可離右此造化之妙文人筆端不妨左無不宜右無不有

易林云幽思約帶古詩云衣帶日以緩易林云解我胸春古詩憂心如擣用

句用字俱相當而成妙用筆變化亦宜師之不可不思也

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古人論詩曰詩罷有餘地謂言簡而意無窮也如上官容稱沈詩不愁明月盡還有夜珠來是也畫之簡者類是東坡云此竹數寸耳而有尋丈之勢畫之簡者不獨有勢而實有其理

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此仲長子昌言也余謂畫亦當時作此想

嘗謂天下爲人不可使人疑惟畫理當使人疑又當使人疑而得之羣必求同同羣必相叫相叫必於荒天古木此畫中所謂意也寂莫無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着筆所謂天際真人非鹿鹿塵埃泥滓

中人所可與言也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卽此靜深豈潦草點畫可竟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如何用意乃爲寫意

幽情秀骨思在天外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山林畏佳大木百圍可圖也萬竅怒號激謫叱吸叫譟突咬調調刁刁則不可圖也于不可圖而圖之惟隱

几而聞天籟

俱莊子語

山從筆轉水向墨流得其一變直欲垂涎十日

妙在平澹而奇不能過也妙在淺近而遠不能過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

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美人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畫雲者雖不必似之然當師其意

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橫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發新趣也

余嘗有詩題魯得之竹云倪迂畫竹不似竹魯生下筆能破俗言畫竹當有逸氣也

董宗伯云畫石之法曰瘦透漏看石亦然卽以玩石法畫石乃得之

石谷子云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

筆墨可知也天機不可知也規矩可得也氣韻不可得也以可知可得者求夫不可知與不可得者豈易爲力哉昔人去我遠矣謀吾可知而得者則已矣

李成范華原始作寒林東坡所謂根莖牙角幻化無窮未始相襲而乃當其處合於天造宜於人事者也無墨池研臼之功便欲追蹤上古其不爲郢匠所笑而貽賤工血指之譏者鮮矣

古人用筆極樞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繁縟處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

川瀨氤氳之氣林風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靜以求之若徒索於毫末間者離矣

凡觀名跡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矣南宋首出惟推北苑北苑家嫡獨推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并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闊遠以闊遠通其沈厚故巨公不爲

師法所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尋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觀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自汶峨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網絡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蹟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豈易爲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江參然燕喜點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江爲體弱論其神氣尙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激蕩者宜無餘地其間爲層峯疊嶺吞雲靡霧涉日多景變幻不窮斯爲驚絕至於城郭樓臺水村漁舍關梁估船約略畢具猶有五代名賢之風蓋研深於北苑而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三一爲瀟湘圖一爲夏口待渡一爲夏山卷皆丈餘景塞實無空虛之趣若此長綃觀其布置足稱智過於



師謂非天下之奇跡耶此卷昔爲衣白鄒先生所藏今歸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輩商確時代源流因爲辨識考定如此偶一披玩忽如寄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澗路盤折景不盈尺遊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不落畦徑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創制風流昉于二米盛於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遯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弦和以太羹憩於閨風之上泳於汶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也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手元氣狼藉不爲先匠所拘而游於法度之外矣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模崖範壑曲折中機惟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  
以悅澤神氣陶鑄性器

今人畫雪必以墨積其外粉刷其內惟見縑素間着粉墨耳豈復有雪哉偶  
論畫雪須得寒凝凌競之意長林深峭澗道人煙攝入渾茫游於物穆其象  
凜冽其光黯慘披拂屑曲循境涉趣巖氣浮於几席勁飈發於毫末得其神  
跡以式造化斯可喻於雪矣

高簡非淺也鬱密非深也以簡爲淺則迂老必見笑於王蒙以密爲深則仲  
圭遂闕清疎一格

意貴手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  
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古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

公天機幽妙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便足駕黃王而上矣

作畫至於無筆墨痕者化矣而觀者往往勿能知也王嬙麗姬人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又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語云射較一鏃奕角一着勝人處正不在多昔人云牡丹須着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獼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綠鼎彝詞客書素練而飛觴美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措大之窮賞耳余謂不然西子未入吳夜來不進魏邢夫人衣故衣飛燕近射鳥者當不以窮約減其丰姿粗服亂頭愈見妍雅羅紈不御何傷國色若非踏蓮華營金屋刻玉人此綺豔之餘波淫靡之積習非所擬議於藐姑仙子宋玉之東家也

貫道師巨然筆力雄厚但過于刻畫未免傷韻余欲以秀潤之筆化其縱橫

然正未易言也

黃鶴山樵秋山蕭寺本生平所見此爲第一畫紅樹最濃麗而古澹之色黯然在紙墨外真無言之師因用其法

高逸一種蓋欲脫盡縱橫習氣澹然天真所謂無意爲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若用意模倣去之愈遠倪高士云作畫不過寫胸中逸氣耳此語最微然可與知者道也

梅花庵主與一峯老人同學董巨然吳尙沈鬱黃貫瀟散兩家神趣不同而各盡其妙

余畫樹喜作喬阿古幹愛其昂霄之姿含霜激風挺立不懼可以况君子惟營邱能得此意當以瓣香奉之

寒林昔推營邱華原得古勁蒼寒之致曾見營邱雪山畫樹多作俯枝勢則  
劍拔弩張筆則印泥畫沙此圖師其意而少變其法似于古人略有合處與  
知者鑒之

第二卷畫鑑

照神以鏡辨厥美醜取影於古通其靈奧蓋擇之不精恐塵滓也離之  
太遠愈昏翳也以先生之論畫則明鏡臺高焉鑄之江心工乃獨妙懸  
之秦室人各自見故次畫鑑

北苑正鋒能使山氣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都成氣韻  
不使識者笑爲奴書

巨然行筆如龍若於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無迹可尋但  
覺神氣森然洞目不知其所以然也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仝北苑之後有巨然癡翁  
之後有馬文璧也

子久以意爲權衡皴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不可學太白云落葉聚還散  
寒雅棲復驚差可擬其象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跡爲之一變全用渲染  
法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南宋諸公皆拜牀下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邱壑精深筆力迥拔思致極渾古然別有逸宕  
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董宗伯極稱高尚書大姚村圖石谷王子又稱夜山圖得烟雲變滅之狀高  
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幅片紙想其規模漱其芳潤猶可以陶冶  
羣賢超乘而上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董雲間頗宗其說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峯巒林

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喑然哭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此語於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况風氣代降至於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爲獨絕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跡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雲間之說非至論也子久天池浮巒春山聚秀諸圖其皴點多而墨不費設色重而筆不沒點綴曲折而神不碎片紙尺幅而氣不局游移變化隨管出沒而力不傷董文敏所謂烟雲供養以至於壽而仙者吾以爲黃一峯外無他人也秦岱秦松王右丞有此圖右丞曰秦換而松不換蓋自矜其畫耳迄今而不換之松安在右丞之畫亦安在耶

錫山舟次一望山水林屋舟輿橋梁豆草黍稷爭相位置八月旣望水之宜



落時也而迷迷離離猶如此耶

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察其容自以爲姣好當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

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筆中之筆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  
郭熙河陽人其畫法譎宕奇妙至以真雲招入囊中放出以似其飄渺之象  
爲山形然後世學者多入魔道其自言曰凡畫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跡軟懦  
而不快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泊之者長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  
之病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固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  
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

筆墨攢簇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如通國皆知子都而淄澠之別黑白

之相懸不俟易牙離朱也

米家父子與高尚書分路揚鑣亦猶王氏羲獻與鍾元帝齊驅並駕然其門徑有異而同有同而異者

雍門琴引云須坐聽吾琴之所言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

方方壺蟬蛻世外故其筆多詭岸而潔清殊有側月愁胡科頭箕踞之態因念皇皇鹿鹿終日踈踈馬走中而欲證乎靜域者所謂下士聞道如蒼蠅聲耳

子久神情於散落處作生活其處意於不經意處作湊理其用占也全以己意而化之魑魍叔覓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王孫之詭秘也

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此其故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走造化於毫端可以哂洪谷笑范寬醉罵馬遠諸人矣  
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飛花揣摩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盼光彩四射觀者  
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

雲西筆意靜淨真逸品也山谷論文云蓋世聰明驚彩絕豔離卻靜淨二語  
便墮短長縱橫習氣涪翁論文吾以評畫

迂老幽澹之筆余研思之久而猶未得也香山翁云予少而習之至老尙不  
得其無心湊泊處世乃輕言迂老乎

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若天際冥鴻故出筆便如  
哀弦急管聲情並集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一變染濃麗俗習時足以悅目爽心然傳模  
既久將爲濫觴余故亟稱宋人澹雅一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色  
余凡見管夫人畫竹三四本皆清曠絕塵近從吳門見邵僧彌臨本亦略得  
意趣猶有仲姬之風焉半園唐孝廉所藏烏目山人臨管夫人竹窩圖卷最  
爲超逸駸乎駕仲姬而上僧彌小巫耳

元時名家無不宗北苑矣迂老崛強故作荆關欲立異以傲諸公耳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參造化之權使真宰欲泣也宇宙之內豈可無  
此種境界

黃鶴山樵遠宗摩詰其能自立門戶頡頏黃倪蓋得力於北苑者深也

米家畫法至房山而始備觀其墨華游戲脫盡畦徑果非時人所能夢見昔

滕昌祐常於所居多種竹石杞菊以資畫趣折枝花果并擬諸生余亦將灌  
花南田玩樂苔草抽毫研色以吟春風信造化之在我矣

趙大年江山積素圖秀潔妍雅得王維家法王晉卿鄭僖輩皆不能及此本  
爲王于一先人文裕公所藏傳之太僕以至于今可謂一代鴻寶

奉常家藏此卷已數十年奉常與王子石谷爲筆墨之知忘年契密遂以藏  
卷贈之前輩風流真可傳稱以爲勝事屬余記此以便畫苑搜採云

雲林畫天真澹簡一木一石自有千巖萬壑之趣今人遂以一木一石求雲  
林幾失雲林矣

宋時人物衣褶多宗李龍眠石谷子爲余言向在維揚貴戚王長安家觀宋  
徽廟六高士圖倜儻有出塵之度行筆巧密與龍眠幽風圖略同因知趙文

敏所宗亦龍眠一派也此作松下老子圖玩其筆勢森然古法具在但以設色變其白描此種用色古澹明潔惟明代文徵仲庶幾得之時俗庸史不足與議矣

澹菴宋元冊中觀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江貫道江關暮雪亦妙本也劉松年畫人物團扇本三人回首看左角桃花人物如生竹夾葉大綠帶烟霧真有神氣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精工柳用大綠塗染前用汁綠開細葉極鮮麗郭河陽江參石谷已摹入絹素極可觀大有出藍之美

此景摹營邱寒林曉烟極蒼茫有深曲意余謂畫霧與烟不同畫煙與雲不同霏微迷漫烟之態也疎密掩冥烟之趣也空洞沈冢烟之色也或沈或浮若聚若散烟之意也覆水如纈橫山如練烟之狀也得其理者庶幾解頤五

峯創意新鮮可稱獨步

烏目山人爲余言生平所見王叔明真跡不下廿餘本而真跡中最奇者有三吾從秋山草堂一幀悟其法於毗陵唐氏觀夏山圖會其趣最後見關山蕭寺本一洗凡目煥然神明吾窮其變焉大諦秋山天然秀潤夏山鬱密沈古關山圖則離披零亂飄灑盡致殆不可以徑轍求之而王郎於是乎進矣因知向者之所爲山樵猶在雲霧中也石谷沈思旣久暇日戲彙三圖筆意於一幀滌盪陳趨發揮新意徊翔放肆而山樵始無餘蘊今夏石谷自吳門來余搜行笈得此幀驚歎欲絕石谷亦沾沾自喜有十五城不易之狀置余案頭摩娑十餘日題數語歸之蓋以西廬老人之矜賞而石谷尙不能割所愛矧余輩安能久假爲韞櫝玩耶庚戌夏五月毗陵南田草衣惲格題於靜

嘯閣

香山翁云北苑禿鋒余甚畏之旣而雄雞對舞雙瞳正照如有所入陳姚最有言躡方趾之足易標圓行之步難雖言游刃理解終迷以此語語作家茫然不知也香山翁蓋於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筆全爲雄勁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猶是仲由高冠長劍初見夫子氣象

梅花庵主學董源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夔然自拔此本所摹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真後來居上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脫落荒率處與客秋較異似又一變也變而至於登峯翻引邢楊兩公以爲合古雖不妨土壤增高而此亦安平君置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其作樹渲染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真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壬子秋余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全觀米海嶽雲山大幀宋徽廟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爲荆溪吳光祿所藏吳氏有起雲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一時凡境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圖懸殊也

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煙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非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臻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觀其運思纏綿無間飄渺無痕寂焉寥焉浩焉渺焉塵滓盡矣靈變極矣一峯耶石谷耶對之將移我情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寧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圖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爲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廷邊游衍耳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斟酌於六如晞古之間又變而爲精純爲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而大備矣

以王郎之勁筆乃與世俗時史并傳猶筆麤子都美惡較然培塿方壺鉅細迥異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

石谷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金幣購勿得王子乃從吳閩邂逅能使山人欣然呼毫留此精墨可謂擾驪龍而探夜光真快事也

向在王長安家見燕文貴長江圖其山嵐汀渚樹林籬落人烟樓閣水村漁舍帆檣舟楫曲盡其妙石谷取意作江岸圖致佳千里江山收之盈尺可謂能工遠勢者矣

北苑霧景橫幅勢極渾古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觀其一寫一拂皆帶風色與時俗工人畫風惟作樹枝低亞震蕩之意者稍異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得其勢矣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惟昨在吳門見一幀作大墨葉樹中橫大坡疊石爲之全用濁筆潦草皴擦極蒼勁不用橫點亦無渲染其上作正峯始有雲氣積墨皴染極煙潤極荒寒石谷略用其意作大幅能曲盡其妙展圖黯然若數百年物也

東澗老人家藏洪谷子峭壁飛泉長卷石谷言曩時曾借摹後爲祝融氏所

收不可復見頃在楊氏園亭含毫構思摹入冊中真所謂雲峯石跡迴出天機古趣晶然新意警拔思而得之倘亦鬼神通之者耶

石谷學郭恕先江天樓閣上下皆水爲島嶼樓閣帆檣樹木相錯波濤連綿境極曠蕩石谷必有所本然恕先畫見亦鮮矣

以方壺之飄灑兼幼文之荒率離披點畫涉趣不窮天下繪事家見之茫然錯愕不能解惟江上翁與南田生醉心於此願爲執鞭王生得余兩人相賞罄快可無絕弦之慨若得後世有子雲未免鈍置王生因題此共發大劇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苑爲神趙吳興爲風韻蒼渾沈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卽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藍因雪崖先生稱翰林水鏡故

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

觀石谷寫空烟真能脫去町畦妙奪化權變態要眇不可知己此從真相中盤鬱而出非由於毫端不關於心手正杜詩所謂真宰欲出者

烏目山人石谷子所製江山圖卷余從婁東寓齋耽玩累日觀其畫法全師山樵瀟湘圖遺意而石谷擬議神明通於造化凡巖嵐泉壑樹木雲烟橋梁村舍樓閣道路行旅舟楫大底略備變態盡於是矣至於墨章外暈游賞無窮蓋嘗三折肱於山樵而得其靈祕要如昔人稱鍾元常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何多讓焉昔人最重渲染此卷視他本尤工筆墨之外別有一種靈氣氤氳紙上黯澹沈深若數百年物也今之操觚者如林觀此殆無下筆處亦王山人與龔子有徇知之合流連賞音故不覺墨花飛舞與龔子

詩篇相映發乃山川靈氣發越大盡他日渡江而西幸善護持勿使蛟龍知此奇寶

筆墨簡潔處用意最微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見之地尤爲慘澹此惟懸解能得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真有出藍之美半園唐孝廉所藏烏目山人臨管夫人竹窩圖卷最爲超逸駸駸乎駕仲姬而上僧彌猶小巫爾

石谷子云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此圖卽雲林清秘閣也香光居士題云倪遷畫若散緩而神趣油然見之不覺繞屋狂叫觀石谷所摹幼霞標致可想也

觀石谷山人摹王叔明溪山長卷全法董巨觀其崇巖大嶺奔灘巨壑嵐霧杳冥深松間之叢篁烟奔掩映樓閣帶以橋梁石淙亂流近可捫酌山村籬

落澗道迴紆或雲壁萬仞上不見頂或青泥百盤下迷山麓如身在萬山中  
聞猿啼豹嘯松風濺瀑之聲恍若塵區之外別有一世界靈境奔會使人神  
襟湛然游賞無窮不出案乘間而得清暉澹忘之娛卻笑謝客當年鑿山開  
道爲多事也

石谷子在毗陵稱筆墨之契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半園往矣忘言傾  
賞惟南田一人然又相見之日稀終歲離索於十年間相要同聚山中三日  
迄今不可得而兩人神交興趣零落耗削每相顧歎息來日幾何蓋亦險矣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渾古則有敝  
焉師長捨短觀王山人所圖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

師林圖爲迂翁最奇逸高渺之作予未得見也今見石谷此意不求甚似師

林緬然可思真坐游於千載之上與迂翁列峯相見也石谷古人哉

深林積翠中置溪館焉千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風雨隱隱可聽墨華  
蒸嘗目在五色欲墜人衣便當呼黃竹黃子同游於此間掇拾青翠招手白  
雲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類張顛草書沈著之至仍歸飄渺予從法外  
得其遺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陶徵士云饑來驅我去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春雨扃門大是無策聊於子  
久門庭乞一瓣香東坡謂饑時展看還能飽人恐未必然也

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渺天倪往往於此出沒

竹樹交參巖岫盤行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輒復擱筆細雨梅花發春風在



樹頭鑒者於毫墨零亂處思之

三山半落青天外秋霽晨起得此覺滿紙驚秋

銅檠燃炬放筆爲此直欲喚醒古人

兩度爲童子畫扇初不知其姓氏今猶未覩其人吾生與同時而相遇之難如此放筆不禁三歎

昔黃公望畫富春山卷深自矜貴攜行笈歷數年而後成頃來山中坐鏡清樓灑墨立就曾無停思工乃貴遲拙何取速筆先之機深媿於古人矣湖中半是芙渠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雨無纖埃月光湛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身御冷風行天水間卽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於游船燈火笙管謳歌徒攪清思亂耳目皆非吾友游神所在以

喧籟付之而已

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從城攜筇循山行三四里憩吾谷乘輿遂登劍門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袤中陡削下絕若劍截狀關一牖如可通他徑者因號爲劍門云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各爲圖記之寫游時所見大略如此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予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藩籬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董宗伯嘗稱于久秋山圖爲宇內奇麗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含毫渲染之間似有蒼深潭古之色倘所謂雛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耶

關仝蒼莽之氣惟烏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摹殊爲畦徑所束未敢云撒手  
游行無礙也沃丹虞美人二種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略倣趙  
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  
銷暑爲破格寫意者人人能見之人人不能見也

余遊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之不能重游寫此以  
志昔者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覺隨筆遣懷蝴蝶紛紛尙在毫末

戊申春予渡錢唐游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夭矯離奇霜  
皮雪幹閱數百千年因嘆陽羨善卷偃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  
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時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

香山翁之寫報國松也

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有咫尺千里之勢初師巨然乃近貫道貫道且不易得似何敢輒望巨公

毛詩北風圖其畫雪之濫觴邪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跡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乃雪山至今尙留人間然亦似曹不興龍頭未易窺見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華原而許道寧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溪觀銅山雪色以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白石翁藏關仝真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夔乎上哉洪谷之風也余拓以大幀倘所謂未陟其險先仰其高耶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飄騰谷雲遮藏湍瀨得之松聲雲影圖也

西溪草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羣峯奔會帶以蒲溪菱蘆激波檉柳夾岸散碧連翠水烟忽生漁網相錯予曾從太史擊楫而弄澄明縱觀魚鳥有濠梁之樂真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

桃源仙靈之窟宅也飄渺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獨契靈異擊鴻濛破荒忽游於無何有之鄉然後溪洞桃花通於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真想惟見趙伯駒長卷仇實父巨幀能得此意其闢境運毫妙出匪夷賦色之工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會也因研索兩家法爲桃源圖

子久浮巒暖翠則太繁沙磧圖則太簡脫繁簡之跡出畦徑之外盡神明之運發造化之秘極淋漓飄渺而不可知之勢者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

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學者規摹一峯何可不一見也暇時得小卷經營布置略用秋山富春兩圖法似猶拘於繁簡畦徑之間未能與古人相遇於精神寂寞之表也

子久富春山卷全宗董源間以高米凡雲林叔明仲圭諸法略備凡十數峯一峯一狀數百樹一態雄秀蒼莽變化極矣與今世傳疊石重臺枯槎叢雜短皴橫點規模迥異予香山翁有摹本略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然終不若一見姑射仙人真面目使凡塵頓盡也此卷已入秦藏不可得觀時無狗盜之雄不禁三嘆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最後爲笄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有彈丸脫手之勢

婁東王奉常聞而嘆之屬石谷再摹余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略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靈氣故信筆取之不滯於思不失於法適合自然直可與之並傳追縱先匠何止下真跡一等予友陽羨三梧間潘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陽羨名蹟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無憂火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

陽羨周穎侯氏與雲起樓吳罔卿昵好曾以千金玩具抵吳借臨未竟還之火後乃從吳氏更索殘本足成恆自誇詡一峯富春真蹤已殘惟摹本獨完人人謂得見周氏本可想全圖之勝虞山王子石谷過毗陵將爲江上御史摹此欲從陽羨借周氏摹本觀其起手一段不可得卻後一載石谷適攜客

歲所臨卷與余同游陽羨因得見周氏摹本其筆墨真如小兒塗鴉足發一大笑急取對觀起手一段與殘本無異始知周氏誕妄真自欺欺人者耳且大書卷尾自謂癡翁後身又自稱筆墨有不及癡翁處有癡翁不及處真醜雞斥鷃蠹海井天之見可怪可哀也

吳罔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真蹟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真蹟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輒還臥內其從子吳靜安疾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罔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卻作平沙秃鋒爲之極蒼莽之致平沙蓋寫富春江口出錢唐景色也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峯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他日當與石谷渡錢塘抵富春江上嚴陵



灘一觀癡翁真本更屬石谷補平沙一段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

畫秋海棠不難於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難於矯拔有挺立意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斯可以况美人之貞而極麗者於是製圖竊比宋玉之賦東家子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

昔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故寫生家多效之又磅礴之山其桃千圍其花青墨黑西王母以食穆王今之墨桃其遺意云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真得元人遺意當與白陽公并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藤紙研丹粉戲爲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於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於造化

有天閒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娥眉子畫如玉環  
豐肌豔骨真堪並美挾兩卷以游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  
笑并書於後

趙吳興有花溪漁隱又有落花游魚皆神化之迹臨倣者毋慮數十百家大  
都刻畫舊觀未見新趣某某屬予寫游魚因兼用吳興兩圖意作扇景俟他  
時石谷觀之當更開法外靈奇之想也

翌園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春水初澌春氣尙遲谷口千  
林正有寒色南田圖此聊當吹律取似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雲翁縣臺先生於馬上望真州江口見雲影水光帆檣估船在萬柳風梢隱  
見出沒真一幅惠崇江南春也歸時屬壽平製圖

洪谷作雲中山頂四面峻厚墨苑稱化工靈氣難迹象求之因與王子石谷  
斟酌作此洗盡時人畦徑真能知四面之意者方可與觀此圖

法行於荒落草率意行於欲赴未赴瓊華玉巒烟樓水樹不敢當古人之刻  
畫而風氣近之

泛舟北郭外觀平岡一帶喬林紅葉彩翠百狀烟光霞氣相照映如錦屏與  
武林靈隱虞山劍門同一天孫機也

秋夜讀九辨諸篇橫坐天際目所見耳所聞都非我有身如枯枝迎風蕭聊  
隨意點墨豈所謂此中有真意者非耶

吾嘗欲執鞭米老俎豆黃倪橫琴坐忘或得之於精神寂寞之表徂春高館  
畫夢徘徊風雨一交筆墨再亂將與古人同室而溯游不必上有千載也子

純天機泊會然當忘言洞此新賞

惜園游心繪事且十年所矣其宗尙亦凡三四變最後獨心賞南田惲子案乘間所置吟賞大都南田筆墨也閒嘗與余論議上下古今往往拔俗奔放不肯屑屑與時追趨余因嘆惜園之意甚近於古也自右丞洪谷以來北苑南宮相承入元而倪黃輩出風流豪蕩傾動一時而畫法亦大明於天下後世士大夫追風效慕縱意點筆輒相矜高或放於甜邪或流爲狂肆神明旣盡古趣亦忘南田厭此波靡亟欲洗之而惜園乃與余意合亦可異矣暇日以兩冊見投因爲斟酌於雲林雲西房山海嶽之間別開徑路沈深墨采潤以烟雲根於宋以通其鬱導於元以致其幽獵於明以資其媚雖神詣未至而筆思轉新倫從是而仰鑽先匠洞貫秘塗庶幾洗刷頽靡一變還雅恐雲

間復起不易吾言願就賞心共游斯趣耳

瀟散歷落荒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運斤非巧規矩獨拙非曰讓能聊行吾逸

秋冬之際殊難爲懷惟當以天台雲海盪我煩襟知先生同此高寄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

壬子秋予在荆溪時山雨初霽溪漲湍急同諸子飲北城蔣氏書齋乘醉泛舟從紫霞橋還泊東關激波奔岸有聲暗柳斜蹊蒼茫樓曲近水綠窗燈火明滅仰視河漢無雲晶然水烟將升萬影旣寂衆籟俱作於此流連令人思致清宕正不必西溪南嶽之顛涯方稱幽絕耳因爲圖記之

趙承旨畫落花游魚圖題詩云溶溶綠水濃如染風送落花春幾多頭白歸

來舊池館閒看魚泳自漚波延祐七年三月六日春雨初霽溪光可人乘興  
作落花游魚圖就賦詩其上殊有清思耳此幀已歸廣陵王氏不復可得癸  
丑予客西泠往來湖濱蘋灘荻港綠堤花岸可以澡雪塵襟馳盪藻思每當  
風日暄和碧水澄明游魚可數輒憶文敏所圖悠然自樂因髣髴爲之併賦  
落花戲魚之曲以當樂村田田茄下之歌云澄波如鏡散紅如霞沙鄰鄰雲  
瀾瀾菰蒲相如繫春風兮於水之汀雲之涯藻動不見底荇帶清可憐儵魚  
游其間儵魚游其間願得惠子兮從我乎濠上之觀兮九月在散懷閣斟秋  
芥茶朗吟自適爲叢菊寫照傳神難傳韻尤難橫琴坐思庶幾得之丰姿澹  
忘之表深秋池館書夢徘徊風月一交心魂再蕩撫桐盤桓悠然把菊抽毫  
點色將與寒暑臥游一室如南華真人化蝶時也墨菊略用劉完菴法與白

易山人用筆有今古之殊鑒者當得之唐解元墨花遊戲虢國夫人馬上淡  
妝以天趣勝耶

以雲西筆法寫雲林清秘閣意不爲高巖大壑而風梧桐篠如攬翠微如聞  
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學癡翁須從董巨用思以瀟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真復追茂古斯爲  
得意此圖擬富春大嶺殊未望於心手豈能便合古人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此圖江天空闊林莽森蕭庶幾咫尺千里之勢初  
擬巨然乃近貫道然貫道且不易何敢輒望巨公

一峯老人爲勝國諸賢之冠後爲沈啓南得其蒼渾董雲間得其秀潤時俗  
搖筆輒引癡翁大諦刻鵠之類癡翁墨精泊於塵滓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

正之

董文敏云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郭河陽始盡其法雖蚪枝鹿角槎枿紛拏而挈裘振領條理具在

昔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紅梅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里其畫松葉多半折離披有雪後凝寒意韻致生動作家習氣洗然暇日偶與半園先生泛舟於邗溝淮水之間因爲說此圖先生卽呼匿取扇屬余追倣之意象相近而神趣或遠矣先生家有馬公真本當試正所不逮

滕昌祐常於所居樹竹石杞菊名草異花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并擬諸生余曩有抱甕之願便於舍旁得隙地編籬種花吟嘯其中興至抽毫覺目前造物皆吾粉本庶幾滕筆之風然若有妬之至今未遂此緣每拈筆寫生





(B)  
908.1  
4435  
1936  
v.4  
no.6  
~<sup>4</sup>1  
0376643

**(B)**  
**908.1**  
**4435**  
**1936**  
**v.4**  
**no.6**  
**pt.1**